

達夫全集

第五卷

敝帚集

1928

盧 騷 傳

千部萬部的盧騷傳記，總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價值的永久。法國也許會滅亡，拉丁民族的文明，言語和世界，也許會同歸於盡，可是盧騷的著作，直要到了世界末日，創造者再來審判活人死人的時候止，纔能放盡牠的光輝。

喜馬拉雅山的高，用不着矮子來稱贊，大樹的老幹，當然不怕蚍蜉來衝擊，可是不幸的盧騷，當他活在世上的時候，既受了同時代的文人的嫉妒攻擊而發了瘋，直到現在，還有許多英美流

的正人君子，在批評他的行爲，估量他的價值，說他是“一無足取”。

小人國的矮批評家，你們即使把批評眼裝置在頭頂的髮尖上面，也望不到盧騷的腳底，還是去息息力，多讀幾年盧騷的書再來批評他罷。現在讓我來談一談這一位到處受壓迫，到處中毒箭，流離四方，卒至晚年來因瘋自殺的人類解放者的生涯。

蔣，捷克，盧騷 Jean-Jacques Rousseau 的先祖本來是巴黎人，一五四九年的時候，曾祖狄提愛，盧騷 Didier Rousseau，爲求信仰的自由，始自巴黎遷往日內瓦 Geneva 住，他生大味特，盧騷 David Rousseau，大味特生以闢克 Isaac Rousseau，以闢克就是蔣，捷克的父親。

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，我們的這一位反抗的詩人，自由平等的擁護者，大自然的驕子蔣，捷克生下地來了。一生下地，他的母親就因生他而送了命，我們的這一位詩人，便成了一個無母的孤兒。

他父親以閏克，是一個鐘表師，母親名秀殘，倍兒那兒 Suzanne Bernard，是一個美人，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子，一個小說雜書的愛讀者。

以閏克也是一位非常快樂的跳舞師，愛讀小說，愛吃好東西，愛打獵，也愛和人爭鬧。一六九九年和幾個英國人爭鬧了一場，被罰了罰金，一七二二年和一位陸軍上尉打起架來，甚至於拔刀相向。因為是這樣的一位感情家，所以他的愛妻死後，對待兒子，也沒有溫和的，柔愛的氣概，所以蔣，捷克的一位同母的哥哥弗蘭沙亞 Francois，從小就逃出了家庭，終究不知逃上什麼地方去了。

但以閏克的一面，也是柔情脈脈的一位好好先生，蔣，捷克當七歲的時候，於寒冬的晚上，吃完晚飯，和他父親兩箇，在爐旁燈下，就讀泊羅塔克的英雄傳，議論種種當時在流行的小說中的人物運命，也不知坐盡了多少箇的深宵。這一種早熟的讀書癖，就暗暗的在少年蔣，捷克的胸中種下了空想冒險的深根。

蔣，捷克，從小就是一位隱忍好勝的奇童，有一次同一位表弟在一架工廠的機器邊上廝混，將小手攔上了機器的迴轉器的輪中，表弟將機器轉動了，致將他手上的兩箇指甲括落了下來，他竟忍淚吞聲的對表弟說：

“不礙不礙，我一定不去和人家講出來。”還有一次，他被一位小朋友用鐵鎚打得頭破血流，然而他也忍痛不說，只裝了一種若無其事的樣子。殊不知這一種隱忍好勝的氣概，就是他後來受人欺辱的底子喇！

蔣，捷克，自小本就虛弱，母親早死，父親也於和那位上尉爭鬧的一年出走了，所以自一七二二年以後，他就無母無親，靠了一位姑母過活，這一位姑母，也是小蔣，捷克的母舅之妻。她因為和他有兩重戚誼，所以待他自然是很好的。可是因為待他太好的原因，就養成了他的愛好自由和厭惡壓制的心思。

不久，他就和表兄弟一道被送到薄塞Boss-ey 去跟一位牧師蘭倍兒西愛 Lambercier 讀

書 在這薄塞的鄉間，他有同玩的許多同學，有寬廣的庭院和嫩綠的園林，供他馳走，可以種花，可以採果，在他總算是幼時的一段快活的歲月，他的田園趣味，也就是在此地養成的，可是後來爲一件無辜的事情被罰，他的潔白的童心，就感到了世上的沒有正義，他的出走之心，也就隱隱的決定了。（見他的懺悔錄）

自薄塞回來，他就跟叔父的倍兒那兒和表兄弟同住。十二歲的時候，早熟的他，就有了兩件戀愛事情了。游手閑居，終不是道理，所以叔父先爲他去拜了一位裁判所的書記爲師，想他去學作小吏，可是住不上多久，他就被趕了回來，不得已又使他去學彫刻，但他的彫刻師傅的虐待專橫，又使他起了反抗，倒反去學會了許多壞的習慣，如欺騙，偷盜，撒謊之類，雖然在閑時也拼命的讀書，但他的兇惡的先生和低能的同伴，終沒有好的感化給他，就使他變成了一個孤僻的，野蠻的孩子。後來終因爲禮拜天遊逛了太晚回來，兩次被關出在門外，到了第三次的時候，

他就從那裏跑走了，這是一七二八年三月十四日的晚上。

他在郊外放浪了幾天，因他讀的許多小說和冒險談的結果，自以爲是個出來求主的騎士。然而風餐露宿，終究是沒有善心的公主和慈祥的王者出來收留他回去，最後在薩伏亞 Savoy 的康沸寧 Confignon 纔遇見了一位舊教的僧侶彭佛兒氏 M. de Pontverre，賜了他一餐飽飯，勸他改信舊教（天主教），並且爲他寫了一封介紹信，教他到安乃西 Annecy 去投靠一位也是新改宗的女太太去。這一位女太太，就是他半生的恩人伐蘭夫人 Madame de Warens，是 Mademoiselle de la Tour 的本家。

當時的盧騷，只在十六歲與十七歲之間，眉目清秀，舉止粗暴，於三月二十一日，當百花爛漫的復活祭日，且走且歌，在春風和煦的太陽光中，走上安乃西去尋伐蘭夫人。夫人已出去上教會去了，他就追了出去，在路上一邊發抖，一邊交了她那封彭佛兒氏的介紹書信。

夫人名 Francois Louise，於一六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，生在伏郡 Pays de Vand 無外鄉 Vevey 的一家信奉新教的人家，當時還未滿二十九歲。她於一七一三年嫁給特伐蘭氏，一七二六年當她二十七歲的時候，因為創辦絲襪工廠，虧了本欠下了債的原因，就將財產殘部，捆作了一堆，稱作有病，逃過湖來，離開了她的男人，逃到了薩伏亞來改信舊教。當時因為沙地尼亞王未克多，亞馬特奧 Victor Amadeo，King of Sardinia，正在愛未安 Evian 住着。他是一個舊教的宗教狂者，看見隔湖的新教國裏有這樣的一位美婦人來投，當然是喜歡的，所以就給她年金，教她專管宗教上的改宗的事情。她後來在安乃西住落，以她的美貌，以她的手腕，住了不久，就成了一個有名的婦人。她在那裏，又起了企圖事業的野心，和蔣，捷克離合迎拒的同居了好幾次，也養了許多戀人。失敗了幾回事業，終於在一七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，貧困死了。但蔣，捷克去投奔她的時候，她還是美貌多財，

在宗教上社會上正還是很有勢力的時候哩！

伐蘭夫人對了這一位新自日內瓦出來的青年，也起了一點鄉情，勸他回去，他是不肯，留在身邊，又無地可容，所以就又爲他介紹，送他到屈利諾 Turin 的救護所去，使他去受一點改宗的訓練。

蔣，捷克於三月二十四日，跟了幾個可靠的人出發，步行到屈利諾的救護所去。

節季是初春，地方又是阿爾泊斯山的風景絕佳的勝地，他的九天九晚的徒步旅行，使他感到了一種放浪者特有的興味，直到晚年，他還不能忘記這一次旅行的樂趣。

四箇月中間，他受完了自新教改向舊教來的宗教上的訓練，於一七二八年四月二日，從那救護所的鐵門裏出來，雖已成了一個舊教教徒，然而身上的財物，只有誓絕時人家所施捨的二十個法郎。他又是無親無友的一箇人漂流在屈利諾的市上了。

吃吃逛逛，做做彌撒，等他那二十法郎用完

的時候，生活又成了問題。這中間雖有一個年輕的商人之婦，曾他回去秘養了幾天，可是被她的男人覺察了，立刻就被趕了出來。不得已他只好上一家貴族家去當僕人賤役。不意中他又得到了主人凡賽利 Countess Vercelli 老伯爵夫人的愛，這中間也犯了一次使他到死不忘的大罪——他偷了一枝麗綳給他正在想念的侍女，後來被發覺了，他就將這偷盜之罪，轉嫁在侍女身上——可是夫人老了，養了他三箇月，她就做了黃泉的旅客，他也因而失去了衣食之源。輾轉走了幾家，在一家貴族的家裏，他因為有一點學問，得到了主人的賞識，主人正預備教育他成人，將來去伴了這家的公子讀書求學去，但又因為遇見了一位在日內瓦做學徒時候的朋友，他就不顧將來的計劃，便和這位舊友，捧了一箇打算沿途用以求乞的水盤玩具，逃走了出來。

他想起了徒步旅行的樂趣，本來是打算和他的舊友一道走回日內瓦去的，可是到了安內西的路口，他的朋友就一個人和他分別走掉了，

所以一七二九年的春天，他又和一箇流浪的丐者一樣的回到了伐蘭夫人的家裏。

幸虧伐蘭夫人是一位多情可愛的善主，她以慈和同母親一樣的臉，熱烈同愛人一樣的心，接受他回去。一邊教他讀書學禮，一邊也托他做點書記雜務的事兒，留養他在自己的廬下，她打算慢慢的爲他想法子找點事情做做在。這中間，又被送來送去的送了幾處，學了一點音樂，在修道院跟一位樂師住了一年。可是這樂師又爲和一位修道士起了衝突，從修道院裏出走了，他也就跟他走了出來。到了里昂，這一位樂師發了癲癩病，睡倒在路上，他也害怕了起來，就把這一位樂師丟在路旁，仍復逃回到安乃西的伐蘭夫人家中。伐蘭夫人，也因了事故，上巴黎去了，他尋不着夫人，就和夫人的一位侍女一道的回到弗萊蒲兒古 Freiburg 的這一位侍女的家裏去。自此之後，幾年的流浪生活又開始了。

他在勞桑 Lausanne 湖畔，也曾假冒過作曲的樂師，也曾開過騙錢的演奏大會，可是這一

種懺悔錄裏的半虛半實的描寫，我們也不必去轉述，總之千七百三十年的冬天，他却在紐奢德兒 Neuchatel 過的冬，所以計算起來，直到他受了騙，於一七三一年的四月，跟一位假冒的神父上各處去募捐，離開紐奢德兒止，約莫也在那裏住上了一年多。

法國的一位大使特，僕那克氏 M. de Bonnac，從這一位假冒的募捐神父手裏將他救了出來，送他到了巴黎。他又因為不喜歡巴黎的緣故，徒步走上了向薩伏亞，向香倍利 Chambéry 的旅路。

這時候伐蘭夫人，正在香倍利住，所以一七三二年的春天，他又變成了一箇乞丐，徒步走到了伐蘭夫人的家中。

伐蘭夫人爲他介紹到當時的知事那裏去當了一箇書記，可是不慣過有規則的生活的他，不久又從那裏辭了出來。一七三三年的一年中間，他因拉謨 Rameau 的“調和論”而起了成一個音樂家作曲家的野心，所以也就研究了一年音

樂。嗣後一邊教書，一邊讀書——依他自己所說，和伐蘭夫人及夫人的情人克老烏特，亞耐 Claude Anet 形成了三角的戀愛——在香港住了四五年。他在那裏教音樂的學生中間，有一位特·康稽愛 M. de Conzie，時常和他談到當代的文人，他的後來的文壇上的死敵服爾德 Voltaire 的文章，也於這一個時候，和他接觸了。

在香港住着的這幾年中間，他從伐蘭夫人的家裏，又出來逃亡了好幾次，到了最後的一次，一七三八年的七月，他又從逃亡回到伐蘭夫人的腳下的時候，夫人對他也冷淡起來了。依他說來，夫人於克老烏特亞耐死後，又和一位名范張利愛 Vintzinried 的青年生了關係，所以和他就生疏了，但這一段事情，很有人在替伐蘭夫人辯駁的，所以我們也不便決定，總之一七三九年的一年，他和伐蘭夫人及范張利愛，一道遷到奢兒美脫 Les Charmettes 的別莊裏住着，他因為伐蘭夫人的寵愛消失了，倒得了一個發憤讀書的機會。千七百四十年的四月，他也覺到了再

和她們同居下去的不可能，所以就決然捨去了那綠樹濃陰的田園別業，出了奢兒美脫的果樹園，上里昂的特，馬勃里 M. de Mabli 家去當了些時家庭教師。馬勃里夫人是一位年輕的美婦人，而她的二位公子，却是愚頑不化的不肖之子，盧騷在教授上失了望，便生出野心來想在馬勃里夫人身上求補報，但是夫人對於他的種種調情的表示，一次也沒有應酬他的答覆，所以住不上一年，他失了望又只好回到伐蘭夫人的屋椽下來。

但是事情變換了，他想到奢兒美脫別業裏來尋的愛情和安居，已經不能回復到他的身邊來了，所以將書籍等一賣，弄了幾個旅費，他就在十五天的中間，算定了永久離開伐蘭夫人的計劃，捧了一卷自以為是新發明的樂譜新記法，便飄然離開了奢兒美脫，離開了薩伏亞，一箇人到了巴黎的人海中間。

他的樂譜新記法，當然是不成東西的，所以到了巴黎之後，他雖已經有了二十九歲的年紀，

但衣食問題，又苦得他無路可奔。

窮餘之計，他又上了一回當，跟法國當時派往威匿思去的大使蒙泰溝 M. de Montaigu，去空跑了一趟，結果薪水也沒有領到，就和蒙泰溝氏鬧了幾場，跑了回來。

由威匿思回到了巴黎，雖則得了幾個朋友，製了幾本樂曲，但是生活的壓迫，一天重似一天，並且和他同住的一位西班牙的朋友達兒柯那 D'Alcuna 回國去後，他的寂寥也倍加了，在這中間，他竟做下了一件到死為止的天大恨事，就是和一位飯店的女侍，名泰來氏，羅，爵薩兒 Therese le Vasseur 的，發生了關係。他自己一個人，已經是養不活了，此後又加上了下劣惡毒的泰來氏，羅，爵薩兒一家的負擔。

他和她結合之後，生下了五個小孩，她的一家跟他到東到西，要他扶養。尤其是下賤的這母女二人，到處和人家吵罵，弄得他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安居，一直到他死的時候為止。他的五個孩子，也因為不能養育，一生下地，就棄他丟棄在

孤兒院裏了。後來就是關於他的死因，也有人認為是被他的這一位羅，爵薩兒因姦謀斃的。

在巴黎過這樣的窮苦生活的中間，盧騷也遇到了一位有錢的貴婦人做了他的東家。屠潘夫人 Madame Dupin 和勿蘭克油 Franceuil 在七八年中間，簡直對他沒有斷過接濟，在這中間他也結交了許多文士，結交了許多貴婦人，尤其是和他莫逆的，是百科辭典編纂員的提特洛 Diderot 氏。

這時候——一七四九年——提特洛爲了筆禍，被繫在范散奴 Vincennes 的獄裏，盧騷在炎夏的七月，有一天揮汗前行，走到范散奴去看他的好友去。他一邊走路，一邊手裏也帶了一冊“邁兒扣爾，特，勿蘭斯”——Mercure de France——在閱讀。忽兒在綠樹陰裏歇着的中間，他在這一冊雜誌上面，偶然翻着了一箇迭強學院 Academy of Dijon 提出的第二年的徵文題目，“科學與藝術的進步，和風俗的改良上，究有貢獻否？”他的靈機觸動了，頭腦裏的思想，同暴

風雨似的激發了起來。興奮了半天，去會見了提特洛，他回來之後，就開始做這篇論文了。

千七百五十年的迭強學院的賞金，果然爲他得了去，他的論文“文學及藝術論”，竟得了意外的成功。從此之後，盧騷的名字，就佈滿在法國文學界藝術界的中間，他的著作的天才，也有起自信來了。在文壇上露了頭角，他的決心，更加堅固了起來，所以在這一年中，勿蘭克油請他出任會計主任，他也辭而不就，并且連七八年來担任着的屠潘夫人的秘書一職，也辭掉了。他只靠着抄寫樂譜，來維持他的窮文士的生活。然而他的名譽，竟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，門前成市，來訪者絡續於途，一七五二年的一篇樂劇“鄉村的卜者”——Devin du Village——出來以後，他的文名，就確立住了。

好運也論到了盧騷了，“鄉村的卜者”，在路易十五世的御前奏演了，民衆的熱望，希望國皇賜他一見，然而短翼差池，不善逢迎的他，終於在御前匆匆走了一趟，路易想賜他的年金，他